

语言与文化论丛

第一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

SINOLINGUA

语 言 与 文 化 论 丛

第 一 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化学院 编

华 语 教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责任编辑: 施春宏 贾寅淮

封面设计: 朱 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丛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化学院编 —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7

I. 语... II. 北... III. 对外汉语教学—文集 IV. H1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611 号

语 言 与 文 化 论 丛

第一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化学院 编

*

©华语教学出版社

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

(中国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北京邮政信箱第 399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1997 年(大 32 开)第一版

(汉)

ISBN 7 — 80052 — 512 — 0 / H · 689

02900

9 — C — 3213P

序

九三年春夏之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前身，北京语言学院进行了一次魄力不凡的教学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创建了学院制。于是，文化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当时学校把这个学院冠之以“文化”，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北语办学的宗旨，从“三个面向”的理论视角出发，为这个学院未来的学科发展所选择的一方沃土。创建新的学科，首先考虑的因素是需要。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三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学院学科专业的逐步创立，定会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学科群体，有利于语言文化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形成自身特色的学科优势，有利于人才良好素质的培育。总之，文化类学科不仅不可淡化、弱化，而且必须强化、优化，因为这是学校学科建设重要的一翼。

“文化”一词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汇。但从狭义上说它是专指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文化学院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说“主要”，也是为文化学院未来的学科专业的拓展留下一些余地。在透视着东方文明曙光的新世纪里，说不定某些器用文化专业，“当春乃发生”，需要创立。

文化学院，包括它的前身，创立的历史并不长，但贡献不菲。几年内，在全国同类学科建设中，创造了数个第一：即，第一个创立了对外汉语教育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专业；第一个编制出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第一个创建了汉语教师培训中心，丙子年，又升格为“学院”；第一个对外文化艺术专业组成……这些来自不易的“第一”，并非一般意义的“金牌”，而是一种创新、

创举，是拓荒者们在这片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勇于播种，所获得的第一批果实。这本《语言与文化论丛》就是文化学院部分老师，在一段时间内的部分成果。这些文章，既有语言、文学，又有美学、文化，还有诗论、画论。书中所辑论文，我还没有来得及逐篇细读，故而不敢妄加评说。但我读过的几篇文章，多有创获。不论是对语言结构、语言内容、语言理论进行深入探索，还是对诗歌、艺术、小说进行历史透视，每一篇都有作者独到的笔墨，新颖的见解。文章推理有道、考证有据，注重宏观与微观并举，旧学与新知结合，无不瞄准学科发展的主流与前沿，有所出新。“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在学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艰巨困难的，即使是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有所创见，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这本论文集的价值所在。虽然，这个《论丛》仅仅是文化学院创立后，第一季收获中的一小部分，但足以烛照出文化学院这支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

我期望，在北语人播种着理想，浸透着汗水的这方沃土上，明天，一片优良的文化幼林，一定会茁长成荫。同时，我把我这期望，权且作为不算序言的《序》。

杨庆华

丙子年岁末

（杨庆华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校长）

目 录

序	杨庆华
---------	-----

语言学与对外汉语教学

“在”字结构解析

——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间的关系	崔希亮(3)
禁忌语琐谈	程 娟(22)
汉语量 AA 式古今变异探微	郭凤岚(32)
汉语混合语考察	曹志耘(43)
略论现代书面汉语保留的文言成分	石定果(63)
关于《汉语大词典》的词目	王恩保(79)
汉语词族考证二例	张希峰(93)

试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

——兼论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	刘 珣(101)
我国语言对比研究的发展	赵永新(120)
汉英感谢语的文化特性	毕继万(129)
浅谈英汉翻译中非对比性偏误类别及产生原因	田善继(149)
口语课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兼谈功能法在口语课教学中的运用	冯惟钢(163)

古典文学

- 唐诗和唐代艺术的美学特征…………… 彭庆生(175)
- 许自昌和《水浒传》…………… 吴书荫(189)
- 神思·神似·神韵
- 对中国诗画美学的复合历史透视…………… 韩经太(206)
- 论李煜其人…………… 关立勋(229)
- 论中国戏曲的终极思考…………… 张 强(241)

美学、文化

- 审美活动与科学创造…………… 王秀芳(251)
- 西汉中枢职官的设置和演变…………… 许树安(267)
- 从三大文化带看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郑春苗(283)

现当代文学

- 《四世同堂》: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结
- 与《战争与和平》比较谈…………… 郑万鹏(293)
- 《白鹿原》与辛亥革命…………… 王玉林(307)

其 他

- 纯素之道 惟神是守——散谈中国人物画…………… 马振声(315)
- 浅论课堂教学中学生“分心”的
- 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姜丽萍(322)
- 后记…………… (332)

“在”字结构解析

——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间的关系

崔希亮

一 “在”字结构的界定和描述

本文所说的“在”字结构指的是由介词“在”构成的两种结构形式：“A 在 NL-VP”(S1)和“A-V 在 NL”(S2)。“在”字结构表达的都是一种关系，是一些语义论元与动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语义论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是以人的认知为基础的，在语言形式上是有迹可循的。但有时相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的是不同的关系，如：“在火车上写字”，“火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平面（火车表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三维空间（火车里边），有时也可以理解为位置点（火车顶上）。这实际上反映了论元之间不同的位置关系，这种不同的位置关系表现在论元的语义角色上。朱德熙先生（1989）把这种句子叫做有歧义的句子^①。朱德熙从动词语义特征上去寻找产生歧义的条件，用变换的办法来区分歧义格式，用动词的语义特征来描写结构，这种作法具有方法论意义。另外，范继淹（1982）和平井和之（1987）的两篇文章也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在”字结构的一些具体问题，最近齐沪扬（1995）又从动词的配价方面讨论了位置句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研究都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在东京住”和“我住在东京”都是合法的句子,它们有什么不同?又“他在街上逛”为什么没有“他逛在街上”的对应形式?“他死在海外”又为什么没有“他在海外死”的对应形式?另外有些动词如“爱戴、标志、爱护、变迁、并列、鞭策、保重、在座、准许、自主”等根本不能用于“在”字结构,有什么条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 2898 个常用动词进行了试验分析,并从动词的语义、配价、论元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问题的答案。

二 “在”字结构中的动词

在我们所考察的 2898 个常用动词中,有 1504 个不能用于“在”字结构,能用于“在”字结构的有 1394 个^②。凡是不能用于“在”字结构的动词在语义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没有空间特征,它们不必强调论元(actant)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它们本身也不要求占据任何空间方位。它们通常不是表示现实动作、现实行为或现实结果的动词,大部分动词的语义内涵不具有主动或被动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不能用于“把”字句或被动句,它们当中的双音节形式指称性比较强(带词缀的双音节形式除外)。从词的长度上看,双音节占绝大多数(约 78%),既不能出现在“在 NL—VP”中,又不能出现在“V—在 NL”中的动词举例如下:闭,奔,卜,成,创,除,付,敢,慌,爱护,败坏,备用,比喻,贬低,表达,迟到,承办,变迁,仇恨,充满,报复,补助,好像,加以,敢于,不堪,回避,感觉,合伙,后退,互助,供应,告诫,富有,告辞,冲击,害怕,缓和,活该,及格,忽视,逃跑,通用,投降,推迟,重视,自信,尊重,治理……

它们与能用于“在”字结构的动词情况有些不同。崔希亮(1995)曾根据动词是否具有动量特征把动词分成动态动词(dynamic verbs)和静态动词(stative verbs)^③。从我们的考察结果来看,凡是不能用于“在”字结构的动词都有静态动词的句法特征。

能够进入“在”字结构的动词具有动态动词的特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动态动词都能进入“在”字结构。能进入“在”字结构的动态动词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只能出现在“在 NL—VP”中(Va),有的只能出现在“V—在 NL”中(Vb),有的既能出现在“在 NL—VP”中,又能出现在“V—在 NL”中(Vc)。例如:

Va: 听,蹦,唱,吵,吃(“吃在广州”例外),催,逗,逛,吼,喊,叫,哭,读,搜,问,学,练习,伴奏,报销,参观,测算,劳动,辩护,调查,打听,沉思,比赛,表演,补习,波动,操劳,观察,吹捧,效劳,颤动,爆破,测验,膨胀,申请,示威,袭击,张望,增添,制造

Vb: 爱,败,凑,昏,溶,应,泄,喜,升,出,淹,陷,渗,关,皱,涌现,照耀,分散,发配,打发,出身,附属,隔离,重叠,呈现,伴随,漏,束缚,保管,沉淀,反射,堵塞

Vc1: 活,死,憋,堵,病,陪,套,烫,愣,忍,活跃,包括,分配,包围,清除,封锁,固定,分布,限制,排除,消灭,捐赠

Vc2: 浇,躲,编,包,绑,抱,背,插,冲,抽,捶,打,叠,放,盖,钉,画,焊,堵,飞,改,挂,踢,咬,煮,游,安排,安装,布置,奔驰,抄写,登记,陈列,储存,等候,复制,颠簸,躲藏,发表

我们把 Vc 类动词分成 Vc1 和 Vc2 是因为它们在使用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Vc1 用于“在 NL—VP”时是有条件的,即 VP 必须是一个复杂形式,而 Vc2 不必,例如:

Vc1	Vc2
* 在心里憋~在心里憋了三天了	在黑板上画~画在黑板上
* 在园子里清除~在园子里清除杂草	在外边等候~等候在外边

其实 Vc 类动词内部还存在着一种区别,有的 Vc 类动词用于“在 NL—VP”和用于“V—在 NL”A 的语义角色不变(Vcx),如“躲、飞、颠簸、陈列”;有的动词用于“在 NL—VP”和用于“V—在 NL”A 的语义角色发生了变化(Vcy),如“浇、绑、抄写、安装”。试比较:

Vcx		Vcy	
A 在 NL—VP	A—V 在 NL	A 在 NL—VP	A—V 在 NL
他在门后躲着	他躲在门后	他在园子里浇水	水浇在园子里
飞机在空中飞	飞机飞在空中	他在树上绑着什么	什么绑在树上
小船在风浪中颠簸	小船颠簸在风浪中	他在纸上抄写什么	什么抄写在纸上
文物在台上陈列着	文物陈列在台上	他在家安装空调	空调安装在家里

这三类动词在数量上是不均衡的, Vc 最多, Va 次之, Vb 最少。它们音节长度的分配也是不平衡的。下面是我们统计的结果:

动词的类	动词数量	单音节百分比	双音节百分比
Va	697	19.66	80.20
Vb	213	46.48	53.52
Vc	484	68.60	31.40

Va、Vb 类动词和 Vc 类动词各具不同的语义特征: Va 类动词是主动态动词或者自发态动词, Vb 类动词是被动态动词或者是自发态动词, Vc 类动词可以是自发态动词, 也可以是包含被动、主动两重语义特征的动词, 其中的 Vc1 类动词对于论元 A 来说都是被动态动词或者自发态动词, Vc2 类动词对于论元 A 来说主动态和被动态都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Vc 类动词兼有 Va 类动词和 Vb 类动词双重身份, 或者说在 Vc 类动词身上共生着两种语义属性, 在不同的结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语义特征, 即在“在 NL—VP”中表现为 Va 类动词的语义特征, 在“V—在 NL”中表现为 Vb 类动词的语义特征, 如果是 Vcy 类动词, 论元 A 的语义角色会发生变化。

动词的主动态、被动态、自发态我们可以这样界定: 在一个由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构成的结构里, 有这样一种序列:

(A)—V—(B)(其中 A、B 是体词性成分, 它们是动词的必有论元)

所谓主动态动词是指:对于论元 A 来说,动词 V 是 A 自主发出的动作,动作的动力来源于 A;所谓被动态动词是指:对于论元 A 来说,动词 V 不是 A 所发出的动作,动作的动力来源于别的论元,但是这个动作却对 A 发生影响(包括使 A 位移、固定或受损),这个动作可能通过 A 表现出来,但 A 是不自主的;所谓自发态动词是指:只有一个必有论元 A,且对于论元 A 来说,动词 V 所发出的动作是不受控制的,无所谓主动或者被动,动作的动力来源是自然力,它通过论元 A 表现出来。而包含被动、主动两重语义特征的动词是指:在某个搭配条件下它表现为论元 A 自主发出的动作,在另外的搭配条件下它又会表现为论元 A 以外的论元发出的动作,此时对于论元 A 来说动词表现为被动态。自发态动词不能变换为被动句,主动态动词如果是一价动词,也不能变换为被动句,如果是二价或三价动词,在形式上可以有被动形式,但是语义指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有被动态动词可以顺理成章地改写为被动句。例如:

柳絮飘在空中→* 柳絮被飘在空中(“飘”是自发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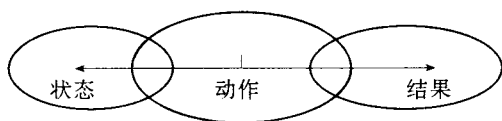
他住在东京→* 他被住在东京(“住”是一价主动态动词)

他踢在石头上≠他被踢在石头上(“踢”在这里是二价主动态动词)

衣服挂在树上→衣服被挂在树上(“挂”在这里是二价被动态动词)

动词的语义态不能把 Va、Vb 和 Vc 彻底分开,所以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借用郭锐(1993)的研究结果:郭锐根据动词的过程结构把动词分成三个连续类,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依次是状态类动词、动作类动词、结果类动词(如图所示)。

从动词的内部语义特征上看,Va 类动词属于典型的动作类动词;Vb 类动词有的属于结果类动词,有的属于状态类动词,是一种内部不稳定的类;Vc1 类动词兼属状态类和结果类的动词;Vc2



类动词兼属动作类和状态类的动词，它们在“在 NL—VP”中表现为动作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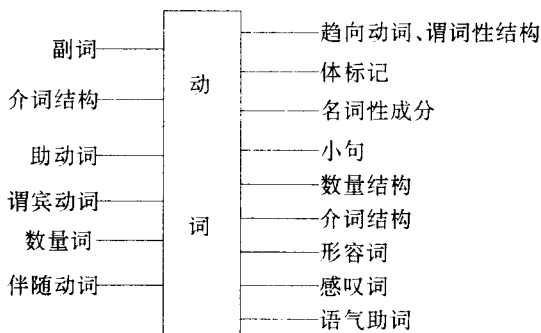
在“V—在 NL”中表现为状态动词，只有此时才表现出朱德熙所说的[+附着]的语义特征。

每个动词在进入句子之前都只有动相，动词的动相可以看成是动词的遗传特性，而动词一旦进入句子，它们就会取得一些表现特性，在我们的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中，动词的遗传特性和表现特性的关系是一种共生(symbiont)关系。

不同的动词在配价和对论元关系的制约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复杂，所以在句子运用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逐步讨论。

三 “在”字结构各论元的语义角色

我们把“在”字结构中的 VP 具体化，VP 可以是动词与前后成分构成的任何一种结构形式。动词前后可能出现的成分如图所示。如果说动词本身有变化的话，只有一种，那就是动词的重叠。



为了研究“在”字结构论元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在”字结构写

成以下形式：

(1) A—在一—NL—V—(B)

(A、B 只是体词性论元出现在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只有当 V 是二价或三价动词时才会有 B 这个论元，在我们所考察的结构里，B 出现与否会影响到结构的意义。)这个格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写成：

(2) A—(B)V—在一—NL

(3) (A)—把—B—V—在一—NL

(4) A—被—(B)—V—在一—NL

在这里，动词 V 至少有一个语义论元作为它的配价成分，至多有三个语义论元作为它的配价成分。如果动词只有一个语义论元作为配价成分，那么这个论元可以是 A，也可以是 B。如果动词有三个语义论元，那么除了 A、B 之外，还有 NL。NL 有时是动词的必有论元，有时不是。各个语义论元在不同的结构里表现为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语义角色。在“在”字结构中，动词的语义论元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语义角色：

施事论元(Agt=agent)；受事论元(Pat=patient)；数量论元(Qnt=Quantifier)；处所论元(Loc=location)；当事论元(Exp=experiencer)；与事论元(Dat=dative)；对象论元(Tgt=target)；成果论元(Pdc=product)；工具论元(Ins=instrument)；内容论元(Sub=substance)；指事论元(Ref=referent)。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1) 他在教室住(他=Exp；教室=Loc)

他在教室洗(衣服)(他=Agt；教室=Loc；衣服=Pat)

他在教室看(书)(他=Exp；教室=Loc；书=Tgt)

他在教室研究(了三天)(他=Exp；教室=Loc；三天=Qnt)

我在家里总是吃大碗(我=Exp;家里=Loc;大碗=Ins)
 他在业大学(外语)(他=Exp;业大=Loc;外语=Sub)
 这支笔在黑板上写(字)(这支笔=Ins;黑板上=Loc/
 Tgt;字=Pdc)
 三天在业大学外语,三天在家(三天=Qnt;业大=Loc;
 外语=Sub)

(2)他住在教室(他=Exp;教室=Loc)

字(我)写在黑板上(字=Pdc;我=Agt;黑板上=Loc)
 画儿(我)挂在教室(画儿=Tgt;我=Agt;教室=Loc)
 那件事发生在教室(那件事=Ref;教室=Loc)
 他死在海外(他=Exp;海外=Loc)
 他关在教室(他=Pat;教室=Loc)
 一刀砍在石头上(一刀=Qnt;石头上=Loc/Pat)

那笔账记在我头上(那笔账=Sub;我头上=Loc/Dat)

(3)他把画儿挂在教室(他=Agt;画儿=Pat;教室=Loc)

敌人把他关在教室(敌人=Agt;他=Pat;教室=Loc)
 他把字写在黑板上(他=Agt;字=Pdc;黑板上=Loc)
 他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他=Agt;这笔账=Sub;我头上
 =Loc/Dat)

(4)画儿被(他)挂在教室(画儿=Pat;他=Agt;教室=Loc)

他被(敌人)关在教室(他=Pat;敌人=Agt;教室=Loc)
 这笔账被记在我头上(这笔账=Sub;我头上=Loc/Dat)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语义角色在不同结构里的搭配格局:

(1)A-在-NL-V-(B)

(2)A-V-在-NL

Exp-在 Loc-V

Exp-V 在 Loc

Agt-在 Loc-V-Pat

Pdc-(Agt)-V 在 Loc

Agt-在 Loc-V-Tgt

Tgt-(Agt)-V 在 Loc

Exp-在 Loc-V-Qnt

Ref-V 在 Loc

Exp-在 Loc-V-Ins	Exp-V 在 Loc
Agt-在 Loc-V-Sub	Pat-V 在 Loc
Ins-在 Loc/Tgt-V-Pdc	Qnt-V 在 Loc/Pat
Qnt-在 Loc-V-Sub	Sub-V-在 Loc/Dat
(3)A-把-B-V-在-NL	(4)A-被-B-V-在-NL
Agt 把 Pat-V 在 Loc	Pat 被 Agt-V 在 Loc
Agt 把 Pdc-V 在 Loc	Sub 被 Agt-V 在 Loc/Dat
Agt 把 Sub-V 在 Loc/Dat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结构(1)中,论元 A 表现为以下语义角色:当事、施事、数量、工具,论元 B 表现为以下语义角色:受事、对象、数量、成果、内容、工具;当动词是一价动词时,只有一个语义论元,而且这个论元只能是当事。在结构(2)中,当动词是一价动词时,也只有一个语义论元,而且这个论元也只能是当事;当论元 A 表现为受事、数量、指事时,论元 B 一般不出现;当 A 表现为成果、对象等语义角色时,论元 B 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但论元 B 一定为施事。在结构(3)中,论元 B 可以是受事、成果和内容,论元 A 永远是施事。在结构(4)中,论元 A 可以是受事和内容,论元 B 永远是施事。NL 在结构(1)中有时表现为对象,条件是 A 的语义角色是工具,B 的语义角色是成果;NL 在结构(3)(4)中会表现为与事,条件是论元 A 或 B 为内容。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把各个论元表现的语义角色以及它们与结构的关系列在一张二维图表中:

	A 语义角色									B 语义角色								NL 语义角色		
	Ag _t	Pat	Tgt	Sub	Qnt	Exp	Pdc	Ins	Ref	Ag _t	Pat	Tgt	Sub	Qnt	Exp	Pdc	Ins	Tgt	Loc	Dat
(1)	+				+	+		+			+	+	+	+		+	+	+	+	
(2)		+	+	+		+	+										+			
(3)	+										+		+				+			
(4)		+		+						+										+

从这个表我们看到:在结构(1)和结构(2)中,A 和 B 的语义角色分配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即结构(1)当中论元 B 所充当的语义角色在结构(2)中大部分由论元 A 来承担。只有当 A 或 B 的语义角色表现为当事的时候,(1)(2)才有可能重合,也就是说,只有当论元 A 或 B 为当事的时候,结构(1)与结构(2)所表达的意义才是相同的;结构(3)(4)中 A 和 B 的语义角色也是严格对应的。

语义角色是由结构和动词决定的,不同的结构要求不同的语义角色,或者相同的语义角色在不同的结构里要求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但是为什么在相同的结构里并且占据相同句法位置的论元会表现为不同的语义角色呢?这就由动词决定了。在 A 和 NL 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动词就会使 A 和 NL 的语义角色发生变化,也会使论元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例如:

1. 他在树上蹲着(他=Exp;树上=Loc;Exp 附着于 Loc)
2. 他在树上吊着(他=Exp/Pat;树上=Loc;当 A=Exp 时,Exp 附着于 NL;当 A=Pat 时,Pat 附着于 NL,此时 Agt 位置不明)
3. 他在树上绑着(他=Agt/Pat;树上=Pat/Loc;当 A=Agt 时,Agt 可能挨近或附着于 NL;当 A=Pat 时,Pat 附着于 NL,此时 Agt 位置不明)
4. 他在树上看着(他=Exp;树上=Tgt/Loc;当 NL=Tgt 时,Exp 挨近 NL;当 NL=Loc 时,Exp 附着于